



滨州手机客户端

责任编辑：程海莉  
电话：3186761



**简介：**许烟华，1970年出生，山东省博兴县人，中学时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作品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绿风》《诗歌月刊》《诗潮》《诗选刊》等报刊，入选《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》《中国诗歌选》《中国诗歌年选》《中国最佳诗歌》《中国诗歌读本》等选本。获得第一届、第二届中国金融文学奖，第十九届、第二十二届全国鲁藜诗歌奖。著有诗集《心影暴风》《烟华》等五部。主编中国第一部单年度诗人作品选《中国诗歌1970》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、理事。

## 大平原又迎来丰收的季节

许烟华

对于滨州的写作者来说，“大平原”是大家心中的一块文学圣地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一代代文学新苗在“大平原”上成长起来，“大平原”也因此日见隆起，成为映照滨州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的一面镜子，凸显滨州城市精神和文化特质的一块高地。如今，在“互联网+”时代，“大平原”与滨州网线上线下携手联动，再一次激发了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。一篇篇文学作品在滨州网和“大平原”上流动，如一阵阵涤荡心灵的清风，一股股浸润心脾的清泉，为读者送去充满正能量的精神食粮……

这个月，是忙碌的、充实的，我有幸参与到《滨州日报》、滨州网“大平原”文学作品的编辑中来。“大平原”这块“金字招牌”散发着迷人的魅力，微信群里，稿件像密集的雨点。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当天“大平原”微信群的投稿下载到电脑上。我一遍遍地上翻找着当天的记录，生怕因为自己的懒惰和疏忽而留下遗珠之憾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一个人坐在电脑前，看着这些或成熟或稚嫩的文字，体味着为他人作嫁衣的幸福和辛苦。当突然发现一篇好作品时，就像一个在山野间行走的饥饿的人发现了树上鲜美的果子……

一个月的时间，看了百余篇来稿。从主题上来说，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表达着作者对生活、对家乡、对亲人的热爱。孙光利的《干沟曲折到何处》、王冬良的《又见家乡红荆条》、赵淑珍的《悠悠祖布情》、刘晚梅的《草叶里的记忆》等作品，蕴含着浓浓的滨州元素，通过对家乡事物的追忆，让读者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和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相对于散文的凝重，诗歌则显得灵动许多。舒琦用洞悉现实的眼光重新诠释了《中国成语》，让这些旧词语与新时代发生了关系。时培建用出新出奇的语言和意象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通道，拆解着《一条街的逻辑结构》，也让读者惊诧于一首诗里所能安放的最大容量。与时培建“井喷”式的写作不同，韩明在他的诗里继续着他生活中的散淡和低调。韩明是一个捉迷藏的高手，你需要比他更精明，才有可能发现他深匿于诗中的意图，才有可能抓住这个躲在生活一边的窃笑者。彭军是近年来写作势头向好的诗人，就在8月9日，《文艺报》刊发了关于他的诗歌的评论。他的诗像月光下的一把古剑，有时泛着唐宋的优雅，有时又闪着骇人的寒光……

文学是门手艺，而且是门不容易学会的手艺，所以得下苦功夫潜心修炼。我曾经跟一位作者交流：写作有了动力和情感还不够，哪怕动力强劲情感丰沛也还不够，一定要写出自己独特的、所能达到的思想和境界，千万不能拾人牙慧、人云亦云。对于那些前一秒钟写完最后一秒钟就投稿的作者，我建议他们不要轻易出手，要沉下心来，对自己的作品多做些修改。好作品想要经得起时间的打磨，首先要经过自己的反复打磨。

秋天已至，“大平原”又迎来丰收的季节。

### 优秀篇目

#### 1—4(王锋推荐)

《世界还很年轻》(散文)，作者：刘丽丽  
《活着》(小小说)，作者：魏士娥  
《惠民赋》(歌赋)，作者：李新峰  
《听听那雨声》(散文)，作者：杨玉美  
《千家桑果射云红》(散文)，作者：马士明  
《生如春蚕》(散文)，作者：陈东  
《黄河在龙居拐个弯儿》(诗歌)，作者：王晓振  
《父亲的手》(诗歌)，作者：王建新

#### 5—8(许烟华推荐)

《干沟曲折到何处》(散文)，作者：孙光利  
《消暑记》(散文)，作者：范廷伟  
《又见家乡红荆条》(散文)，作者：王冬良  
《草叶里的记忆》(散文)，作者：刘晚梅  
《中国成语》(组诗)，作者：舒琦  
《一条街的逻辑结构》(组诗)，诗歌，作者：时培建  
《蒲姑国遇见雪》(诗歌)，作者：舒中  
《酒后诗》(组诗)，作者：韩明  
《蛙声小镇》(诗歌)，作者：彭军  
《春天印象》(组诗)，作者：韩晓菲

## 干沟曲折到何处

◎孙光利

干沟！不经意间，心就蹦到了这个地方。沟，高高的、长长的、窄窄的，两岸杨树、柳树成行，沟里满是青草。

仔细一想，竟然不知道它向东向西都拐到何处去了，反正，就是老长老长的。

开春了，孩子们就去沟上挖菜、割草。还沿着沟上崎岖的小路撒着欢儿地疯跑。跑着跑着，就看见一座不大的草屋，孩子们都知道村里的老光棍连荣住在里面，渴了的时候，得老实叫一声“连荣老爷爷”，他才肯给你一碗水喝。

从村子向北去干沟有一条窄窄的小路。若是自个儿去就感觉很远，有几个伴说着话就不觉得远了。有时候，也不走这条小路，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水沟，在它里面没有水的时候，大家都沿着它去干沟。

那时候的乡下，孩子们念书，用大人的话说就是识得自个儿的名字会算个账就行，至于将来出息了去大城市上大学去，做梦去吧。所以，孩子们会走路后就跟着大人去

地里，得先慢慢地学会割草、挖菜这些最简单的劳动。

开春了，莺飞草长，杂花生树。逢着周末，孩子们就去坡上割草、挖菜来喂家里的牛羊猪鸡鸭等等这些生灵。干沟自然也是常去的地方。

割草、挖菜也并不是一件枯燥的事。暑假里，书堂约着我早上去，他说早上不热，等着天热了就回来了。于是，我们各自骑上牛，早早地赶往坡上。到了那里，找个青草茂盛的地方，我们就在附近边玩边割草。等到八九点钟，天热了，我们就趴在沟岸上，远远地看着大人上坡。随后，我们便把捆好的青草搭在牛背上，回家找个凉快地方玩要去了。

即使在太阳高照的时候去那里放牛、割草，也比别处要好许多。早饭后，太阳开始瞪着恶毒的眼睛看着我们，让人一想就打怵。可这干沟就不一样了，杨树、柳树一棵挨着一棵，树下面尽是树荫，如果再来一阵风那才叫个爽呢。累了、热了，随便找个树荫就地而坐。坐在树荫

里，几个孩子就编个自以为有趣的故事闹扯着玩。或者仰面躺下，看树叶在风中索索作响，听蝉扯着嗓子唱歌，那斑驳的阳光透过枝叶落下来，还有些晃眼呢。

夜晚的时候，也偶尔来这里摸知了猴，我们这里叫消息儿牛。因为这里远，来的人就少些。听说这的冤魂出没，我却不大信，偏要来。说归说，我到底也没遇到什么狰狞的厉鬼，因此，就愈发大胆。若干年后，为了哥哥去青岛读书，小姨夫来家里玩，一直玩到凌晨一点。他胆小，我去送他。过了干沟不远，北边还有一片坟地，再北边才是小姨家。我一直送他到家门口，才独自返回。那天恰好逢着月中的十六，月色正好，照得大地一片白。拐弯抹角的小路两旁是一人多深的玉米，风一吹，玉米叶子索索作响。那分明是大自然在弹唱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！

秋天，干沟上的苦菜子竟比别处要多、要好，叶子嫩绿，看了后好像要有口水流出来。我挖了苦菜

子，母亲将它做成菜汤，却不苦，只觉得柔软、滑溜，口感好着呢。想想，那时的秋天，干沟上还真没什么好玩的，也就只有这苦菜子令人难忘了。

秋天过后冬天来了，大地萧瑟一片。不过，少年怎识得愁滋味。我们约好了，一窝蜂地跑到干沟上。有人拿出火柴点燃枯草。燃烧着的枯草，风一吹，火势更旺，烤得我们只好离得远远的。只见那火呼呼的，随风蔓延。有时能烧到好远的地方。那时的平原地带，冬天的坡上，就只这些野草，任你怎么样放，也惹不出什么火灾来。

一年一年，干沟上的草木枯了又绿，绿了又枯。岁月在昨日少年的心里也渐渐有了愁苦的滋味。你看看，那东西走向的干沟怎么就成了一条窄窄的、矮矮的小水沟了呢？那成行的树呢？那疯长的青草呢？时光怎么老爱把一切往小处、往空里捏呢？

是的，少年是要长大的。长大了的少年，他总是要告别混沌初开的日子。只是，最初是混沌，最后就

◎王冬良

## 又见家乡红荆条

也是冬季收拾干树枝的好地方。

一个初冬的上午，几个小伙伴都不在家，我一个人来到小庄苇塘旁捡干树枝，无意中发现了坡地北侧崖头上的那棵三四米高的红荆条树。它的树干有成人小腿般粗细，略微向南弯曲着，居高临下，树上有许多半干枯的老枝，那些刚发出的新枝则努力向上向天空伸展着，茎杆是一色的枣红，长着松针一样的绿叶。因树龄较长，它的树皮有着片片斑驳和微微的裂痕，给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。我轻松地爬上去，一会儿便折下了满满一大抱。背回家后，奶奶高兴地说“这种柴火有油性，容易点着，是蒸馒头、做大锅饭的好柴火”。

1998年一个夏日的清晨，我骑着自行车去小开河河边的地里割青草。休息时忽然发现地头河滩里长满了一丛丛红荆条，郁郁葱葱，场面很是壮观。其中有几棵比较高的，已开出一簇簇的红色小花。一个正在割荆条的老者说，这些荆条真是神了，也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咋长出来的，你看它们在河岸上、沟底里处处生根，既早不死淹不死也冻不死，风也

刮不断，只需几年时间它们就会长成一米来高的小树。奇怪，真是奇怪！

后来我因求学离开家乡，就再未去过那个叫做小庄的地方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工作也越来越忙碌。即使回老家，也是来去匆匆，住一晚也就回来了。油田、磕头机、红荆条、枣树林、芦苇，散落着羊粪蛋的田间小路，土房子，炊烟……这些儿时的场景却时常进入梦中。有时醒来，泪湿枕巾，忍不住那一丝丝惆怅、轻轻地叹一口气。

2016年10月，我随队去黄河梯子坝风景区采风。细雨蒙蒙中，我再一次见到了久违的红荆条，顿时感到莫名的亲切和激动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看到河床里那一棵棵在风雨中摇曳的红荆条灌木，便不由自主地想起老家，想起我那接近60岁依然在田间劳作的老父亲。父亲多么像盐碱地里的一棵红荆条树啊，在有限的能力下顽强打拼，用根紧紧地抓住脚下的土地，争取着头顶上的每一寸阳光。

不会忘记小妹出生的那年，因为夏季连下暴雨，雨水处处沟满壕平，地里的秋季庄稼全部被

淹，颗粒无收。父亲便开始跟着邻村的建筑队去做小工，筛沙子、推砖、开搅拌机，每天早出晚归，一天挣十块钱。只要建筑队有活干，父亲从不请假。严寒的冬天，建筑队都停工了，父亲便买来驮骑着车子开始下乡换粉皮、粉丝。每当看到他那带有冻疮的手在灯下数那些二角、五角的零钱时，我都会感到揪心的疼。

不会忘记，为了尽快把我们的户口迁回老家办理“娃娃证”，父亲多次往返于邹平滨州，甚至因为劳累几次坐客车都过了站，身体消瘦不到百斤，因为着急上火甚至出现了短暂性耳聋，听不到任何声音……

年龄渐长，我逐渐认识到，生长在鲁北平原上盐碱地里的红荆条就如同沙漠里生长的胡杨一般，有个性、有血性，它的身上更是代表了鲁北人不惧严酷环境，不向困难低头、坚韧不拔，顽强与大自然抗争的坚毅精神。

红荆条树，一棵生长在心灵里的精神之树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不会忘记。

◎范廷伟

## 消暑记

不知道有否夸张的成分在里面，但像宋代梅尧臣所说的“飞鸟厌其羽，走兽厌其毛。人亦畏絺绤，况乃服冠袍”，实在令诸如我等后人，充分见识了他们别具特色、技高一筹的奇思妙想及文字功夫。禾稻枯焦，心如汤煮，兽厌其毛，人脱冠袍，非常贴切地将人们度日如年、心焦气躁的形象刻画了出来。只是从古典文学作品和传世名画中，古人们的避暑消夏方式，似乎只是如陆游在《昭君怨》中写到的那样：“昼永蝉声庭院，人倦懒摇团扇。”

实在不记得，我们这代人童年时究竟是如何度过一个个炎炎夏日的。除了个把次随“孩子王”去水塘、沟渠野泳，还是冒着危险随班主任老师用最简单的检验法——在胳膊上用指甲划一下，检验是否呈现白色划痕，轻则门外挨晒罚站，重则室内教鞭伺候。那时候的孩子们，一个个总象，也在其《大暑赋》中写到人们热汗频频：“气呼吸以祛秽，汗雨下而沾裳，犹清泉以自沃，犹沈雨而不凉。”在消暑工具极其单调的情况下，骄阳炙烤，汗如雨下，即使人们埋身于清泉溪流，自己身上的污秽仍然层出不穷，挥之不去，因此，我们可以张开自由想象的翅膀，想像古人这种炎热难耐的感觉，是否不啻于那则成语故事“请君入瓮”般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呢？

“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。”古人笔下的夏日，

爱有事没事到我家来看个稀罕。那些摇了一辈子大蒲扇的老人们，更是羡慕不得了。有了电扇的对比，这蒲扇的劣势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了。帮着父母割麦收秋干零活，喝冰镇饮料，吃冰镇西瓜，只能暂时解决酷热问题，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父母总说我是挫了尾巴的猴子——安顿不下来。那时，作为一个十多岁的孩子，坐功还不行，毕竟还不懂心静自然凉的道理。“几朝烟雨几朝晴，六月江南云水蒸。扇底寻风无爽意，此时又怨小飞蝇。”我知道热，但是烈焰灼人的这种热，热得让我无所适从，不知所措。

长大成人，结婚生子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毛毛糙糙的性格改了不少，因为喜欢读书、赏画、品茶，我将位于高高四楼之上的书房美其名曰“伴月斋”。烈日炎炎，天干物燥，静坐于书香弥漫之中，一把扇，一杯茶，一本书，茶香、书香、心亦香，有了这样的一种“深阅读”，可忘世间繁杂，慢品人生禅意。书中自有青山隐隐，亦有碧水迢迢，室外虽烈日酷暑，室内却清凉四溢，茶香满溢。用自己静下心来慢慢下来的心情，精研、细品朋友们那些高崖仄宇、峭壁万寻的山水精品佳作，我的心便随了山色之苍黛幽微，山气之凉爽袭人，心意之静谧悠远，沉浸在一种可以栖息精神的理想世界中了。

就这样积久已成习。每年暑期时候的闲暇时间，我从不和朋

友们上街串串当“膀爷”，也不坐在空调房里独享清凉，而是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，市声不入耳，俗规不至门。宋真宗赵恒曾经说过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而我要说的是“书中自有花清芬，书中自有消暑方”。高高的“伴月斋”内，半树先生告诉我：天气这般闷热，何处可得清凉？竹下吃茶一盏，水边读诗几行。大曾先生也这样和我说：夏日独坐荷塘边，几卷闲书看半天。一把破扇慢慢摇，无事便是小神仙。无一例外，他们都用丰子恺先生一样的技法，仅用寥寥数笔，把传统笔墨与现代元素巧妙结合在一起，配上率性而肆意调侃的打油诗，令人赏心悦目，倍感清凉舒适。

乡间俗话说，该冷不冷，不成年景；该热不热，不成年月。寒来暑往，四季交替，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。不经过这般炼狱重生，怎会有凤凰涅槃；不经过骄阳的蒸煮，原野上的庄稼自然也不会拔节秀穗。我早已摒弃“春困、秋乏、夏打盹，冬天不纺棉花”的懒惰思想，在知识的海洋中，积极增长才干；在节气的蒸熏中，静下心来慢慢下来的心情，精研、细品朋友们那些高崖仄宇、峭壁万寻的山水精品佳作，我的心便随了山色之苍黛幽微，山气之凉爽袭人，心意之静谧悠远，沉浸在一种可以栖息精神的理想世界中了。

就这样积久已成习。每年暑期时候的闲暇时间，我从不和朋

一定是光明吗？这也未必，我轻轻一声叹息就否定了这个想法。这也并非我内心的悲哀，而是事实本就如此，再美好的粉饰又有何用？

这么想想，那就不是干沟离我越来越远，而是我离干沟越来越远了。干沟，它还在那里，只是我已不在它的远处，于内心之上更在千里之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

有时想想，过去的那些往事也并非有回眸时的千般好。比如那干沟，它当初也未必不是如今这番模样，奈何事实迷离又曲折，而我错过了遥远的岁月复看当初缥缈的梦境，那自然是千般般的美好了。

有一年。初二。从姥姥家回来有些晚了，表弟害怕，我去送他。我借着酒劲，车子骑得有点快，主要是我感觉那绝对是轻车熟路。谁料，前面不知被谁挖了一条深沟。我一下子就骑了进去，接着翻了个跟头，竟刚好神奇地坐在对面的沟上。表弟问我怎么了，我一想，就说，没怎么？

是的，的确是没怎么。这条沟是谁弄的，我无法过问；还有在这干沟上被时光偷走的快乐往事，我何必问呢。即便问了，又有谁来作答？

那时无风，草木无语。干沟曲折折折，东西走向，不知它纵深到何处。而这，也是十五六年前的旧事了。

◎果仁华

## 忆江南·滨州好

滨州好，最美是芳春。雨润草涂千里绿，风催花绽万园新。都似画中人。

滨州好，最酷伏天中。陆上绿荫遮烈日，水中鱼影戏红莲。天籁奏歌蝉。

滨州好，最靓数深秋。遍野金风拂硕果，满街欢语庆丰收。天道奖勤酬。

滨州好，最爽在严冬。踏雪观光图愈美，围炉斟酒味尤浓。吟咏待梅红。

滨州好，鲁北耀明珠。四环五海天如画，粮丰林茂梦中图。游客鹭如趋。

◎彭军

## 蛙声小镇

我来时，蛙声寂寂  
怕把唐宋里优雅的韵律，惊醒

没有露珠，也没有蜻蜓可举的时候  
肥硕的荷叶，高高举起自己

一只白鹭经过，用你轻盈的身影

一块石头等待了许久  
让我坐下来拍照  
让我把它镶在荷塘的边框  
带给远方

如果一只蝴蝶，落在荷花蕊上  
像你的指尖，落进我的手掌

下次带你来，蛙声  
会在雨后冒出来，会在月光下透亮

◎崔文强

## 盛夏的雨

盛夏的雨是正值壮年的汉子  
简单粗暴 不懂浪漫

他振臂一挥 疯狂肆虐  
命接前的竹子日夜拔节  
令我的回忆之树无节制生长

撑一把伞雨中漫步  
失却了语言  
听大自然在呢喃  
抑或呆坐在窗前  
打开一本书 品一杯茗  
欣赏雨在玻璃上写下的湿漉文字

这雨 盛夏的雨  
总爱一遍遍洗涤我布满尘埃的往事  
唤醒我装睡千百年的乡思

